

里弄风貌保护踏上“新征程”

■ 本报记者 柳森

2016年,“春阳里”被正式列为上海市风貌保护街坊。同年,虹口区正式启动“春阳里”风貌保护街坊更新改造项目,明确既保护特色旧里风貌,又要做到居民户内厨卫独用。

作为上海从“拆、改、留”变为“留、改、拆”的先期试点,春阳里成为全市第一个完成里弄房屋内部整体改造的项目。如今,随着第一、二期222户全部完成改造,居民们陆续回搬,在老房子、新家园迎来了新生活。

从“拆、改、留”变为“留、改、拆”,这一转向意味着什么?怎样的更新既保护了风貌,又延续了街坊的活力,可以让保护得到更广泛的认同与支持?同济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俊带来他的解析与思考。

当下的里弄更新 难在哪儿

解放周一:能否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从过往的“拆、改、留”到如今的“留、改、拆”,整个转向为何会发生?

张俊:众所周知,里弄是上海的文化象征。改革开放后,上海为了尽快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在旧区改造中选择了速度优先、拆改留并举的改造方式。

在国务院最新批复的《上海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中,上海提出要大力弘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在此愿景下,里弄无疑也是传承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载体之一。为了更好地传承上海的历史和文化,上海市人民政府在2017年11月印发了《关于坚持留改拆并举深化城市更新进一步改善市民群众居住条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的城市更新指导思想。

解放周一:目前看来,转向发生之后,会带来哪些变化和挑战?

张俊:从拆改留到留改拆,毋庸置疑,初衷就是意识到了更好地传承上海历史文化的重要性,但在传承文化的同时又要进一步改善旧区居民的居住条件,就会遇到不少问题和挑战。

首先是资金问题。不论是里弄保护,还是居民居住条件改善,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上海已有的里弄保护成功案例,大多是通过将居住功能更新为商业功能,获得外部商业资金的投入。新时期,大面积的里弄保护,需要延续的里弄居住功能居多。因此,里弄保护需要政府在资金上持续的投入和支持。

其次是居住密度问题。现有里弄的居住密度普遍偏高。从里弄保护的角度而言,适当降低居住密度既对里弄保护有利,也有利于里弄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

西方一些城市的旧区更新是通过“绅士化”过程来实现的,即原有的中低收入居民退出,中产阶层入住并投入资金来维护和修缮建筑。但业界普遍认为,上海的里弄应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居住空间,适度的绅士化是需要的,但完全绅士化不可取。目前,上海既有想进入里弄生活的中、高收入群体,也有想迁出里弄的居民。但愿意迁出的居民一般期望较高的经济补偿,其住房空间又较小。这就给双方需求的对接带来了困难。如能建立一套机制,使里弄人口的流动达到一定水准,将为里弄的保护注入活力。

再次是更新的可持续问题。相对而言,历史建筑要留下来,不断去延续其生命,保持其活力,需要持续的修缮和维护。这就需要长效机制。而且,今天里弄居住建筑的更新改造在未来看来也是历史。今天的改造措施还应当为将来的改造留下余地。这一点说来容易,但在历史文化传承与居民居住条件改善都比较紧迫的情况下,坚持长远的眼光与可持续的策略,确实需要相当大的定力。

里弄保护不能使 里弄风貌“貌合神离”

解放周一:看来,当下的里弄更新,难就难在有太多重要的事需要兼顾。2016年,同济社



在政府的设想中,未来的春阳里将成为“建筑可以阅读、街区适合漫步”的民居“新天地”。

本报记者 蒋迪雯 摄

会学系和同济规划院曾在上海选择了100余条里弄、1000多位居民展开调查。在这次调查中,有没有什么发现可以为相关政策的改进提供参考?

张俊:除了主报告(详见下文“链接”),有几点发现,我个人认为非常值得关注。

比如,上海里弄中迫切希望改善居住条件的居民挺多,但由于缺乏经济能力,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政府的更新政策充满了期盼。新的城市更新意见中强调进一步改善市民群众的居住条件,但就调查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不少居民倾向于拆迁安置,希望更大幅度地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换言之,继续保留里弄并改善居住条件的方法与部分居民的期望可能会存在差距。对于这部分情况,在改造方式的选择上恐怕需要提供更细致、多样的选项。

又如,在目前的里弄生活中,老居民对里弄充满了感情,里弄内的邻里关系和周边良好的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设施)显著增加了老年居民的安全感。虽然老年居民也认为里弄的居住条件有待改善,但在里弄和郊区新房的选择上,老年居民更倾向于里弄。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突发疾病,需要救护时,救护车到达里弄一定更快。这提醒我们,在保留里弄、提高里弄居住条件的情况下,需要格外关注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再如,谈里弄更新不可以过于笼统。仅以里弄保护的方法为例,就需要从居家、社区、城市三个层面进行探讨。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在每个层面平衡好风貌保护与居住条件改善之间的关系。

里弄建筑大多经历了百年历史,而在这百年风云中,上海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谈里弄保护,恐怕重点已不是维持原样的“不变”,而是在变的同时,如何保持里弄的历史风貌。

里弄的风貌,包括“风”和“貌”两部分。“貌”指里弄的建筑和空间环境,“风”指里弄的日常生活、人文风情和留给人们的精神影响。里弄保护首先要保持里弄的空间格局和建筑特色。但里弄的特色不仅在建筑上,还在人文风情里。在我们的调查中,多数居民看重里弄中的邻里关系,分

析显示,邻里关系对居民的社区认同、身心健康都有正面的作用。因此,里弄保护一定要注意促进里弄风貌的内外统一,形神兼备,不能只恢复了里弄的“貌”,却失去了里弄的“风”,致使里弄风貌的“貌合神离”。

居民归属感与认同感 是风貌保护的基石

解放周一:从你们的调研来看,在里弄风貌保护上,哪些问题是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

张俊:我们调研下来,有一个非常大的体会:上海大部分里弄建筑已有近百年的寿命,就像八九十岁甚至百岁的老人,“手术”是不能随便做的。更何况,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需要被更长远、完整地对待。

比如,在“动手术”之前,对现有的里弄建筑,我们应该做一些更完整的建筑测绘和调查,形成新的历史档案;要进一步更新里弄保护的建筑技术(包括现有里弄建材的寿命延续方法、里弄的防火措施等);除了研究里弄内部,还要研究里弄与周边城市空间之间的关系,让里弄保护融入城市。

研究里弄更新方式如何持续、里弄保护的社会基础如何夯实也十分重要。比如,我们需要探讨的是,此次里弄更新后,10年、20年后还能更新吗?还需要更新吗?在空间结构和技术上是否支持这样的更新?毕竟,里弄更新涉及众多居民的切身利益,除了要谨慎调研,反映真实民意、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还要研究里弄更新改造后的社会影响。里弄保留后将长期使用,设计实际效果与预期是否符合,是否促进了文化传承,是否提高了居民的居住满意度,这些问题都需要被长期跟踪、关注。

解放周一:说到要提高居民的居住满意度,如何平衡好居民切实的生活需求与保护、传承之间的张力?

张俊:过往,说到里弄风貌保护,我们总是首先想到政府的责任和影响力,但事实上,里弄保护

需要政府力量的介入,也需要里弄居民的参与。

目前,居住在上海里弄中的居民有近40%是外来务工人员,其余为本地居民,本地居民中以老年居民较多。由于里弄居住密度较高,里弄生活设施尚不健全,居民出于生活的需要,在里弄中进行了各式各样的改造,包括占领天井搭建厨房、卫生间,在露台上搭建房间,在弄堂内搭建厨房、洗衣台等。从风貌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些自发的改造多数需要被拆除并恢复原貌。但从现有的生活情况看,居民的实际居住条件普遍困难。如果只有拆除,没有相应的补救措施,势必会引起居民的不满。这一现象其实可以引出一个深刻的课题——

里弄居民本应是里弄天然的守护者,如果他们不但不主动维护里弄的空间和环境,还随时有占用公共空间解决自身居住困难的冲动,里弄保护的群众基础在哪儿?如果没有了里弄保护的居民基础,只有外部的保护力量,里弄的保护恐怕不可能持续和长久。

所以,在我们看来,里弄保护的核心是在风貌传承的同时提高居民的居住条件。要将风貌保护内化于居民的居住品质,使居民发自内心的认同里弄的保护。只有居民的居住条件改善了,居民对居住地产生了归属感和认同感,他们才会更积极主动地投入里弄保护中。

其实,现在里弄居民的居住条件,比起30多年前上海里弄的居住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之所以居民不满意,是因为里弄居民的参照系发生了改变,最近20多年上海居民的平均居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相比之下,里弄居住水平的改善显得“慢”了。

里弄有望重新成为 充满吸引力的居住地

解放周一:在您看来,新阶段,保护和规划的策略会出现什么新的变化吗?

张俊:上海里弄曾非常包容,居住着各类精英、文化人士、小商贩、外国人、外来移民。从里弄的亭子间走出了巴金、茅盾、郁达夫、周扬等一批鼎鼎大名的文学家。虽然,今天里弄在上海居住空间中的比例变小了,但里弄仍然在发挥它的居住功能,为上海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外国人提供居住空间。

一个城市的伟大不仅在于能够吸引人才,更在于能够孵化人才,为人才提供成长空间。里弄的魅力,不仅仅在于里弄的建筑空间、环境,还在于它对居民的包容,在于来自全市、全国、全球的居民都可能在其中找到合适的居所,并建立起良好的邻里关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从这一点来看,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的更新政策,为上海里弄保护留下了空间和时间。里弄有望重新成为吸引各类居民的居住地。

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资金、人才加速流动的背景下,文化的不可移动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里弄更新是彰显里弄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自信的过程。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居民自发的改造若有望被纳入里弄保护的大框架下,或许也能为里弄保护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

目前,上海的里弄保护已经有虹口区春阳里保留原住户的改造方式、黄浦区承兴里“抽户”改造方式等多种试点。这些项目都在推进过程中。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上海可以探索出一批具有可持续性的里弄更新方式。

◇ 观察 ◇

什么知识正在挑战 人类的“权威”

■ 本报见习记者 杻持平

“什么是知识?什么是暗知识?”日前,硅谷风险投资公司CEG、Ventures创始合伙人王维嘉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周年纪念讲座、新科学系列第一讲现场发问。这两年,王维嘉格外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对基础问题也颇有思考。近来,他还在自己的新著中首次提出“暗知识”的概念。

“已知”只是冰山一角

王维嘉从阿尔法狗下围棋开始说起。“阿尔法狗下围棋,让世界第一次注意到人工智能的神奇。柯洁下完棋后痛哭流涕,说我根本不可能打过它,但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怎么下的,即便是制造它的工程师。”阿尔法狗的出现给人们“当头一棒”,王维嘉认为,一系列“不可解释”的现象正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

那么,曾让人类引以为豪的海量知识一旦遇上机器,就一文不值?王维嘉的观感是“人类可能从未如此憋屈。我们曾自以为是整个宇宙智能最高的生物,可以理解一切,认为所有事情皆有因果。可如今,为何出现了无法理解的事物?”

70年前,人类学习的微观机制曾被揭秘——基于大脑近千亿个神经元的连接。这归功于“巴甫洛夫的狗”——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发现,一旦有了习惯,即使没有食物,听到铃声,狗也会因为“条件反射”而流口水。1949年,加拿大科学家赫布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提出著名的“赫布定律”:同时受刺激的两个神经元相互连接,连接处形成学习。“人类所有的学习都是基于这样一个微观机制。”王维嘉总结。

基于上述这些理论探讨,“明知识”,即可以用文字、公式、程序、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有趣的是,70年前,波兰尼·哈耶克提出,有一种知识叫“默知识”——接受知识时,大脑中建立了大量神经元连接,极其复杂,受舌头运动速度的限制,无法用语言表达,但足以被感受。骑自行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全世界没有一个人骑自行车是看着说明书学会的,都是骑上去歪歪扭扭摔几跤就会了。”王维嘉解释。

那么,什么叫暗知识?王维嘉认为,那些人类不可感受又不可表达的新知识,可以被归类为“暗知识”。王维嘉展示了一个坐标图:横轴是“可否表达”,纵轴是“可否感受”,其中,被定义为“既不可表达又不可感受”的第三象限,即为今天正被新机器“发现”的新一类知识。

在王维嘉看来,如果说,人类已知的“明知识”是冰山的一小角,那么“暗知识”就是冰山下面最大的那块;“我们本以为,人类已经可上九天揽月,可以做基因编辑,但实际上远远不够。暗知识会是未来统治和占领整个知识空间最大量的一种知识。”照此趋势,面对未来机器发现的那些知识,我们人类两千多年来获取的知识将显得越来越微不足道。

一场大变革正在开启

谈及人们关于机器“智商偏科”“情商为零”的话柄,王维嘉认为这些弱点确实存在,但凭借群体学习、瞬时复刻和光速传播的优势,人工智能仍然有足够数量带来一次历史级的变革,其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印刷术、蒸汽机、电和互联网。

“有人问我说,你说的‘暗知识’挺有意思,跟我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王维嘉举例,有两位大学教授曾用1800张照片训练机器,照片中有罪犯、有好人,训练完成,机器可以从人脸判断此人是否为罪犯,准确率高达89%。这项研究引起了巨大争议。“人类往往不是‘非黑即白’,但这种准确率如此高的瞬时决定能力可能带来一系列很大的变化。”

“比如诺曼底登陆。任何一个人类的将军和元帅,只能根据经验做一些简单判断。但假如机器算出来说要在200公里外登陆,那么,盟军司令到底听不听?”王维嘉认为,在未来,一个重大的决定很可能由机器做出,若选择违背,可能会失败,其中缘由无从得知。这时,一个重大的危机被抛到了人类面前,“这些生死攸关的决定,到底敢不敢交给机器来做?”

机器器并非全知全能。商业领域,王维嘉对自动驾驶产业就不看好,“路况环境太复杂,机器做再多学习也无法应对下一次可能出现的意外和复杂情况。”另外,市场通常由静态的需求和动态的供给共同驱动,大数据算法或许能了解需求,但人类的创新行为却无法预测。这也从理论上验证了纯粹计划经济的不可行性。

人工智能时代,无所不在的传感器记录着海量的人类社会生活状态——温度、压力、血液、空气质量、个人活动……而那些被抓取的数据将通过5G网络传到云端,机器再把其中隐藏的相关性找出,并凭借细微的相关性去做事,去改进或改变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如此一来,人类该如何处理自己和机器之间的关系?王维嘉的看法是,“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人类知识的权威现在刚刚开始被动摇。未来,机器能掌握和发现的知识会越来越多。慢慢地,我们可能成为小岛一般的存在,被暗知识这个海洋淹没。”

王维嘉认为,无意中,人类或许已创造了一个新的终极问题,“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会产生什么问题?会怎样颠覆人类各个行业?会不会突然造成大规模的失业?未来的社会、政治、军事战争形态会出现怎样的新变化?这些都会受到暗知识的影响。”面对未来可能的挑战,王维嘉有忧虑,更有机许。

(摘自上观新闻“互联网观察”栏目)

◇ 链接 ◇

千余问卷解出哪些民意密码

近年,同济大学社会学系与上海同济城市规划研究院联合课题组选择了上海的105条里弄,对1000多位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

问卷分里弄、个人两个层次。其中,里弄层次的问卷涉及里弄的区位、规模、人口构成、设施、房价、安全、社区参与、邻里纠纷等;个人层次的问卷涉及了个人的年龄、性别、职业、收入、居住情况、搬迁意愿、里弄认同、里弄参与、里弄评价等方面。

里弄抽样方式是根据上海里弄的类型、空间分布情况按一定的比例抽取。抽取的105条里弄分布在虹口、黄浦、静安、原卢湾、徐汇、杨浦、长宁等7个区,包括打浦桥街道、大桥街道等22个街道。里弄居民根据里弄人口构成按年龄、性别、户籍等状态按一定的比例抽取。在调查的基础上,同济大学社会学系的老师们还就里弄的记忆与认同、社会融合、社会资本与居民健康、可持续更新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

里弄保护有认同基础

从里弄认同的平均得分看,上海里弄的整体认同水平处于中等偏上。也就是说,虽然里弄居民盼望拆迁,但对里弄还是有感情、有认同的,里弄保护不是完全没有基础。不过,里弄保护的前景仍然不够乐观。原因是,年轻居民的认同水平低于老年居民。当老年居民逐渐

走向衰老,现有居民的长时间居住并没有提高其对里弄的认同水平,里弄保护的民意基础就变弱了。

通常情况下,人在一个地方居住的时间越久,对这个地方越具归属感。照此逻辑,在里弄居住时间久的居民对里弄的认同感应该更高。但从此次调研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这一推论并没有获得支持。在里弄居住时间长的居民中,有认同里弄的,也有不认同里弄的,而对于居住时间短的居民情况也类似。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记忆有愉快和痛苦之分。从里弄调查居民的反映看,一些里弄居民选择了以痛苦而难忘的记忆来呈现,在负面的记忆和不佳的现实居住条件的共同作用下,不认同的感受就出现了。但是,也有部分居民对里弄的记忆是美好的,里弄居住现状也不错。在这种情况下,居住时间越长,对里弄的认同感会更高。

与居住时间相关的另一个变量是年龄,模型检验支持年龄与里弄认同正相关,年纪越大的居民对里弄的认同越高。

上海如今主要有里弄、工人新村、商品房3种居住模式。一个人对居住模式的认可是跟着具体的时代走的。比如,年纪大的里弄居民在生命中有很长一段时间都见证了里弄居住为主的城市居住模式。这种长期的记忆和影响,使其更认同里弄这种传统的居住模式。相比之下,年轻一代人在对里弄、工人新村、商品房比较和选择时,就不会完全将自己与里弄联系在一起。尤其

在商品房的居住条件越来越好,而里弄的居住条件改善较少的情况下,年轻居民对里弄的认同很难提高。

这一调研发现带来的启示是,如果再不改善和提升里弄的居住条件,里弄居住的时代记忆会随着年长一代的离世而消失;只有重塑里弄的居住功能,里弄居住的新时代记忆才会有传承的可能。

邻里关系是里弄保护的灵魂

此外,调查发现,居住条件(即居住设施)得分与里弄认同显著相关,数据支持了里弄居住条件是影响里弄居民认同的重要因素。因此,要使居民更认同里弄,需要对里弄的基本居住设施进行改善,首先要有独立的卫生间,其次是独立的厨房。这是提高里弄认同的重要途径。

经济收入越高的居民越认同里弄,这恐怕是因为高收入居民住在里弄是主动选择的结果,符合自己的居住意愿,所以对里弄的认同水平高。而低收入居民住在里弄往往受条件所限,里弄居住并不完全符合其居住意愿,因而对里弄的认同水平不高。如果里弄低收入居民也能够根据居住意愿主动选择居住类型,那么里弄的认同水平也会提高。

不同区、街道的里弄认同水平有显著差异。通过多层次分析,调研想确定哪些里弄层次的区位因素产生了不同里弄间的认同差异。但尝试了交通区位、医疗区位、文化区位,都不显著,只有

(柳森 综合整理自《住宅科技》)